□财经前沿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农产品 流通的机遇与对策

王品飞

[摘要]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关注，为世界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存在着诸多机遇，为此，应提出切实的实施路径，制定可行的农产品进出口政策。实施新兴市场多元化及自由贸易区战略，倡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发扬团队合作精神，突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根据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确定政策保障、运输保障及便利保障等对策，提倡互联网、大数据介入“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为各国农产品国际化流通提供实时、全方位数据服务。通过上述政策措施，促进各国农产品的流通，实现全球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农产品流通；互联互通；命运共同体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GJW006）

[收稿日期] 2018-12-21

[DOI] 10.15939/j.jujss.2019.03.jj6

[作者简介] 王品飞，通化师范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通化 134000）

“一带一路”倡议是大思维、大智慧、大战略，对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全球要素资源配置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年多来，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倡导下，沿线国家纷纷响应，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现如今这条发展之路得到了众多国家的认可，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济交流合作更加便捷，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世界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应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这样可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进社会福利水平。围绕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我国农产品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较为稀缺的禀赋特征下，程国强通过将农产品分为土地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农产品出口中占绝对优势，农产品出口符合比较优势原则。^[1]吕玲丽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对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农产品进行比较优势分析得出，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呈现互补关系。^[2]黄毅在我国对外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发现，中亚五国在棉花、粮食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上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而我国在农产品加工等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优势明显。^[3]余妙志等利用 2004—2014 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探讨了中国与南盟成员国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问题，发现中国处于比较劣势。^[4]谭晶荣等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对中亚五国出口的农产品比较广泛，但

是中国从中亚五国进口的农产品则相对比较单一。^[5]何敏等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发现二者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但互补性更为明显。^[6]付明辉和祁春节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现状进行分析,指出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各自的比较优势领域进行贸易,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空间巨大,但双边发展是不对称的,中国对蒙古、俄罗斯和东盟成员国依赖程度过大。^[7]孙致陆和李先德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农业经贸合作发展前景分析,提出了我国扩大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政策建议。^[8]苏杭和李智星在比较借鉴日本“进攻型农业”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业在国际合作中的发展对策建议。^[9]

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合作新的制度安排。在古典流动性假设下,有必要分析国际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国际贸易产生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进出口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边际消费倾向、贸易条件等问题。^[10]本文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贸易流通为研究对象,多角度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流通现状,探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深化农产品贸易流通合作的机遇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现状

“一带一路”是互联互通的“朋友圈”,中国是倡议发起国,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秋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期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1]的倡议,迅速在国际社会产生反响与共鸣,开启了“一带一路”新篇章。中国政府做出了积极的表率,2014—2016年3年时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中国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20多个沿线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相关国家贡献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宣布:未来15年中国预计将进口24万亿美元商品,吸收2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2万亿美元。农产品流通贸易在其中占有可观的市场份额,这预示着“一带一路”的农产品流通将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仅联通了亚非欧,更将融合拉美,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占少数,农业是多数国家产出与收入的构成主体,是经济的重要支撑。各国都有自己的主营农产品,彼此间具备互换互利的基础和条件,可以通过交换来促进本国农业市场发展。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要利用好资源、市场和规则,保障农产品流通稳定健康发展。不仅要适度进口,调剂余缺,弥补国内生产不足,同时也要支持有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创利换汇,消除国内的产能过剩。一进一出,各取所需,既加强了彼此间的往来、增进互信,又开创了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所以,农产品流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能够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加沿线各国的贸易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农产品出口额居全球第四位,进口额居全球第二位,在满足自给的前提下,还能广泛参与国际流通,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农业支持和帮助。

(一) 中国与亚洲区域农产品流通

亚洲是“一带一路”的源头和大本营,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和资源优势,农产品流通更是增进彼此间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中国近年来与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緬

甸、泰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最具代表性（见表1）。出口方面与缅甸的同期比增幅最高，与马来西亚、泰国、孟加拉国同期比为负值，其中与孟加拉国的降幅最高达到-15.8%；进口方面与印度的同期比最高，达到40.2%，与孟加拉国的同期比为-7.7%。相互之间进出口稻米、热带水果、蔬菜，维系彼此间的平衡供给，糖类、植物油等是中国主要进口的农产品，猪禽肉、羊毛及蚕丝、水产品等是主要出口的农产品。

表1 亚洲区域农产品出口、进口情况

国家	2017年1—9月金额		2016年1—9月金额		同期比(%)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印度	49 956.90	77 461.00	46 396.80	55 259.30	7.7	40.2
缅甸	32 407.30	12 431.80	24 844.00	11 809.60	30.4	4.6
印度尼西亚	172 680.40	322 828.20	143 904.60	242 377.30	20	33.2
马来西亚	171 168.00	159 101.50	186 410.60	148 746.60	-8.2	7
越南	289 259.80	289 259.80	275 143.20	275 143.20	5.1	5.1
泰国	216 062.90	357 573.10	251 497.80	327 084.60	-14.1	9.3
孟加拉国	19 470.50	6 013.10	23 126.30	6 514.70	-15.8	-7.7

（二）中国与东欧区域农产品流通

中国与东欧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农产品贸易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与东欧16国经贸合作更加密切，双边的农产品贸易额呈现多种变化。数据如表2所示，出口同期比降幅最大的是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下降20%左右；进口方面同期比增幅最高的是捷克，高达44.8%。波兰和斯洛伐克出现负值，在10%左右。中国自东欧16国进口多为水产品 and 海产品、动物源性食物，油料、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蔬菜、水果、坚果等制品，基本呈逐年递增态势；出口畜肉及杂碎、可可、烟草及其制品，呈现出波浪式的曲线变化态势。其中，从东欧进口的畜产品、其他农产品、水果和水产品的份额中，波兰都名列首位，特别是在水产品的进口中所占份额超过90%以上。此外，捷克在中国对东欧的农产品进出口市场中也不容忽视，所占份额也相当高，要尽力维护、互助多赢。

表2 东欧区域农产品出口、进口情况

国家	2017年1—9月金额		2016年1—9月金额		同期比(%)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波兰	21 833.20	8 515.40	19 421.60	9 356.60	12.7	-9
保加利亚	2 294.30	1 152.90	2 018.80	840.40	13.6	37.1
捷克	3 979.30	3 350.50	3 837.00	2 313.90	3.7	44.8
斯洛伐克	547.10	137.30	470.30	154.50	16.3	-11.1
匈牙利	1 543.40	7 037.80	1 361.80	6 411.00	13.3	9.8
克罗地亚	1 463.40	1 463.40	1 865.50	1 865.50	-21.6	21.6
罗马尼亚	6 776.20	574.60	544.40	544.40	-19.8	5.5

（三）中国与非洲区域农产品流通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非洲国家农产品贸易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亚、埃及、加纳、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津巴布韦等国，而且进口农产品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出口农产品的增长速度。根据表3可知，出口状况起伏较大，增幅最高的是布基纳法索，高达111.4%，降幅最高的是埃塞俄比亚，达到-50.9%；进口方面增幅最高的是布基纳法索，高达261.1%，降幅最高的

是埃及，达到-36.8%。其中，南非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进出口合作伙伴，双方保持着长期的农产品贸易往来。中国向非洲主要出口茶叶、番茄罐头等农产品，从非洲主要进口棉花、芝麻、羊毛、可可豆等农产品。中国与非洲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非农产品资源和市场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市场未来对非洲农产品需求潜力巨大，使得中非农产品贸易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12]

表3 非洲区域农产品出口、进口情况

单位: 万美元

国家	2017年1—9月金额		2016年1—9月金额		同期比(%)	
尼日利亚	16 612.90	3 749.60	14 295.70	1 899.20	16.2	97.4
埃及	14 848.40	10 256.70	16 350.80	3 762.40	-9.2	172.6
加纳	20 055.20	2 486.30	16 853.20	3 935.80	19	-36.8
埃塞俄比亚	526.60	21 852.00	1 072.60	31 041.90	-50.9	-29.6
布基纳法索	2 992.90	1 842.90	1 415.50	510.40	111.4	261.1
津巴布韦	598.20	57 501.80	994.20	58 254.50	-39.8	-1.3
南非	25 225.30	46 258.90	22 586.50	40 389.10	11.7	14.5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的机遇

(一) 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上达成互联互通共识

政治是统领、是保障，直接影响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贸易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倡议下，各国政府纷纷提出联合发展的政治主张：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期间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合作对接工作全面展开，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13]这说明互联互通是各个国家的共同需求，中国同沿线多国已经达成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正在深入开展，对农产品流通也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农业贸易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夯实了各国经贸合作关系

农产品流通能够促进各国之间农产品贸易升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贸易绝大多数还处在初级阶段，各国通过交换取得自己所需的农产品，弥补各国农产品的需求差异，消化本国农产品的过剩产能。这显然不能成为各国农产品贸易的真实目的，各国要围绕其他国家的农业需求提供个性化农产品，开展针对性服务，各取所需、各有所得，扩大农产品贸易流通范围，促进本国农产品的升级改进，赢得市场竞争优势。中国不仅是农产品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日益强大的中国需要国际农产品贸易，也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农业科技，通过农业引进和输出，对接世界农业发展，加快中国农业的发展步伐，向着国际化合作和发展的更高目标迈进。^[3]

农产品流通能够强化各国互惠式关系。东盟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密切的交往和合作，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各方面的交往合作升级。从经济总量和涉及的人口总量来看，东盟自贸区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与中国的农业贸易额也逐年递增，是中国农

产品重要的进出口货源集散地。目前为止，我国与东盟保持最大贸易伙伴关系已长达7年，今后将继续深化同东盟国家的农业合作，强化双方的贸易伙伴关系。以农产品流通为媒介，拓展农业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加强互信，建立一定范围内的双边合作机制，增加农产品项目投资，提升农业合作水平，从利益共同体过渡发展成为命运共同体，彼此互联互通、释放贸易合作潜力，从而形成牢固的贸易伙伴关系。^[14]

（三）“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促进我国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国农业自然资源需要合理开发。我国地处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几个不同的气候区，其中绝大部分处于亚热带和温带，适宜农、林、牧、渔等各业生产的发展；生物资源种类繁多，世界上主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都有种植；水产资源丰富，是世界上淡水产品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些优质自然资源的开发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产生相当大的诱惑和吸引力，继而促进“一带一路”其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国农业文化资源需要广泛交流。农业文化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农业大国和农业强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先进农业文化。中国的农业文化灿烂悠久、享誉海外，对世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广泛的促进作用。然而，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工业革命也带动了农业革命，中国农业文化的优势逐渐丧失，需要补充先进的文化资源，需要先进的农业文化思想和思路。“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也是农业文化的流通，在传播中国农业文化的同时也要加强农产品文化的内涵建设，提升产品附加值，注重农业文化的海外输出。^[15]还可以汲取欧洲和美洲先进的农业文化，丰富文化视野，扩宽文化资源，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文化的发展。

（四）“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能够改善我国目前农产品流通不合理的现状

我国许多农产品流通不畅。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模式是“小而散”，规模化效益低，主要表现为农产品流通缺乏组织，农产品流通信息化水平较低，农产品流通信息交流不畅，农产品流通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距现代物流标准有差距，农产品流通交易方式没有与时俱进，先进科技在农产品交易过程中应用较少。这不但导致“卖难买贵”、“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等问题的交替发生，而且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不能掌控交易形势，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难以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影响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我国部分农产品贸易结构不尽合理，农产品贸易中出口产品多为初级加工农产品，深加工以至于精加工的农产品较少，且种类单一，缺乏竞争优势，不能形成较大的贸易体系。我国用于农产品加工的机械设备相对落后，在技术、设备、人才、管理上虽然比落后国家有很大的优势，但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造成了农产品附加值较低、竞争力不强、出口受阻等现象^[16]，已经对“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形成了一定的阻碍，需要在农产品流通交易中渐行渐改，继而达到符合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标准。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的实施路径

（一）依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共识，完善中国农产品“走出去”的政策调控

经济自由化、区域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加快构建更加开放自由的经济体制是政府间合作的中心任务。中国政府要保持长远的战略眼光，制定农业“走出去”的政策扶持体系，提供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支持，设立专项资金，鼓励支持境内外农业有效对接，以开放的姿态鼓励企业进行跨国农业投资，以生产高质量、高品质农产品为目标，为扩大同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交易规模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企业应把握“一带一路”的发展契机，充

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与国际接轨，在政府引导下建立双方政府企业间的农业信息共享交流平台，实现资源和经验的交流和共享，共同面对农业国际生产、投资的不确定性，抵御国际环境变幻带来的风险。^[17]注重中国农产品品牌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

（二）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务实合作的愿望，实行农产品新兴市场多元化发展战略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家和地区间经济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环境时刻影响着农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流通交易，世界农产品市场需要中国的加入，也只有中国的加入才显得生机盎然。然而，市场有着太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规避风险，避免伤害，应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实现市场多元化，提高应变能力，实现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对接，争取优势互补，获得双赢。市场的潜力是无限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要积极开展农业领域的相关合作，大力挖掘农产品流通带来的市场潜能；对于“贸易过度”国家，要控制好与其农产品流通交易额度，避免交易量过大带来的负面作用^[18]；对于“贸易不足”国家，进一步推动对该国市场的开发，扩大技术交流，积极实施帮扶战略，使不足发展成为适度，让更多的消费者分享农产品贸易带来的福利。

（三）把握各国农产品资源输出心理，推广农产品流通自由贸易区战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自己的农产品资源优势，每个国家都希望将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变成资金优势，这就需要借助国际贸易平台来完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建立，加速了双方的贸易往来，成果显著，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不乏农产品流通的交易数据。在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双边农产品贸易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可以尝试推广。“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农业资源丰富、消费潜力巨大，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理想合作伙伴。要积极与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农产品自由贸易区合作意向洽谈，增加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流通合作磋商，最大程度整合利用农业市场资源，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制造效应，扩大中国对国际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影响力。

（四）发扬团队合作精神，突出“一带一路”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唱响，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奏”演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多极化苗头凸显，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实践证明：合作共赢、分裂互伤，合作互助是发展的根本。长期以来，农业社会是我国的主要社会模式，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是中国历史的客观存在，中国农业生产有着宜分不宜合的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中国农产品流通不合理局面与我国农业社会的长期存在有着相当深的渊源。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发扬团队精神，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是利益共同体，还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农业是基础、是根本，农产品流通是各国之间的命脉联通，也是养分补给，使得各国的“身体”更加结实健壮，不仅能够保障各个国家的粮食安全，还能促进世界各地区的和平稳定。“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不仅仅是国际农业贸易，还能够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跟进和布局，促进沿线各国经贸全面发展和进步。此外，我们还要积极同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沟通，开展多边贸易合作，使“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层次迈进，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复兴和繁荣。

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的对策

（一）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间沟通合作，为农产品流通提供政策保障

政府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的那只“看得见的手”，各国政府都致力于本国经济

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是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农业、工业和商业对经济作用的经典阐述，也体现了农业和商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中国政府应倡导各国政府协调各方力量，建立起高效的贸易合作运行机制，共同营造贸易投资流通良好的环境，完善农业贸易合作的公共服务系统。我们要积极推行“科技兴农”政策，不断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积极推进农产品的创新和升级，不断提高农产品的优势和整体竞争力，创造有利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对我国优势农产品要充分发挥出其比较优势，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及附加值，保持其竞争优势，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国外农产品生产加工的先进经验，为己所用，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综合市场竞争力。

推进国际间农业高科技合作园建设，在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密切合作。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业在资金、生产技术、设施设备等方面积累了较强的综合实力和成功经验。而“一带一路”沿线还有很多国家在农业领域发展相对落后，在农产品转型升级和发展上具有强烈的帮扶需求，中国应加强对这些国家在农产品的研发、种植技术、农机设备、加工、运输等方面的综合援助，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国际农业合作示范园，扩大规模，提升层次，打造国际农业合作新模式、新载体。^[19]我们应鼓励和引导国内有优势的农业集团“走出去”，以点带面，以线带片，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农业合作的协同发展。

（二）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物流体系建设，为农产品流通提供运输保障

物流是经济发展的引致需求，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能够把碎片化的地区经济串接起来，促进沿线国家的相互贸易及产业转移，扩大区域经济的发展空间，形成相互促进、紧密联系的经济空间。“一带一路”是纵贯亚、非、欧大陆贸易和产业的大通道，众多的农产品和农用设施要通过它送往世界各地。新兴市场多元化及自由贸易区战略都需要大通道有完备的保障设施，继而促进各大洲之间要素市场、产业链、产业集群的进一步整合，实现各个区域经济文化的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沿线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物流运输所依赖的交通仓储设施满足不了当前农产品实体配送的要求，极大影响了“一带一路”的农产品流通，严重的甚至影响正常的进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运输条件和运输能力有待加强。很多农产品都是特定区域特产，农产品城市化、国际化消费则需要高效贮藏能力、高效运输能力。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农产品的消费区域与生产区域距离远，贮藏和运输能力不充分，不利于安全、保质保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目标的实现，影响了农产品的销售，损害了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20]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需要沿线国家和地区及时沟通信息，不断加强运输和贮藏设施建设，改善仓储运输条件，应对农产品季节性和易损坏所带来的挑战，降本增效，打造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有利环境。

（三）充分利用“互联网+”，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便利保障

“互联网+”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通畅。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推广和普及，以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互结合来提升实体经济发展的生产和创新，已经成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新形态，不仅扩大了交易范围，消除了时空障碍，还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及便利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各自的文化风格和消费习俗，若想满足各个地域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了解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尤为重要。随着大数据及云存储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经过处理的海量数据信息会源源不断地传输给各区域消费者，人们根据各种数据信息按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农产品。

“互联网+”加快传统农产品流通转型升级的速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的农产品交易多以政府为媒介，连接各地的农产品生产主体，通过各种生产模式进行大批次、大规模的生

产,满足各地消费者的共性需求,而消费者更深层次微观的个性化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这显然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21]民以食为天,流通中的农产品绝大多数都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饮食需求为目的,随着农业科技的全面应用,人们由温饱逐渐奔向小康,对饮食的需求变化将引发农产品流通的革命,传统的互联网营销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广泛需求,将逐步被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取代,促使农产品流通向新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程国强 《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与政策》,《管理世界》,1999年3期。
- [2] 吕玲丽 《中国与东盟农产品比较优势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9期。
- [3] 黄毅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农产品贸易研究》,《当代经济》,2016年1期。
- [4] 余妙志、梁银锋、高颖 《中国与南亚地区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互补性——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12期。
- [5] 谭晶荣、王丝丝、陈生杰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16年1期。
- [6] 何敏、张宁宁、黄泽群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11期。
- [7] 付明辉、祁春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现状与比较优势分析》,《世界农业》,2016年8期。
- [8] 孙致陆、李先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基于贸易互补性、竞争性和增长潜力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3年12期。
- [9] 苏杭、李智星 《日本“进攻型农业”政策的实施及启示》,《现代日本经济》,2017年2期。
- [10] 刘蒙欢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经济规则的完善与创新》,《商场现代化》,2017年14期。
- [11] 赵儒煜、肖模文、王媛玉 《从“一带一路”战略看全球经济失衡的治理路径创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期。
- [12] 王传奇、李刚 《“一带一路”智库调研》,《图书馆论坛》,2018年4期。
- [13] 郝玉贵、郝铮、赵晨 《国家审计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分析与实现路径》,《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年2期。
- [14] 郑国富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合作发展的路径与前景》,《对外经贸实务》,2017年7期。
- [15] 涂洪波 《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实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3年。
- [16] 赵晓飞、李崇光 《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演进规律、动力机制与发展趋势》,《管理世界》,2012年3期。
- [17] 张丽洁 《和谐发展视野下农产品营销市场管理模式创新研究》,《农业经济》,2017年9期。
- [18] 王潇芳 《我国农产品流通模式创新探究》,硕士学位论文,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
- [19] 李妙娟 《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及优化》,《农业工程》,2017年5期。
- [20] 薛建强 《中国农产品流通体系深化改革的方向选择与政策调整思路》,《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3期。
- [21] 韩俊、陈春良 《新形势下推动“互联网+”农业的若干思考》,《农业网络信息》,2017年1期。

[责任编辑:赵东奎]